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乙志 卷第十五

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。家本染工。獨好囉取飛禽。得而破其腦。串以竹。歸則焚稻稈叢。炳其羽毛淨盡。乃持貨之。平生所殺不可計。老而得奇疾。遍體生粗皮。鱗皴如樹。遇其苛癢時。非復爬搔可濟。但取茅稈以燎四體。則移時乃定。繼又苦頭痛。不服藥。每痛甚。輒令人以片竹擊腦數十下。始稍止。人以為殺生之報。如是三年。日一償此苦。然後死。

臨川巫

臨川有巫。所事神曰木平三郎。專為人逐捕鬼魅。靈驗章著。遠近趨向之。自以與鬼為仇敵。慮其能害己。日日戒家人云。如外人訪我。不以親疏長少。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。然後白我。裡中人方耕田。見兩客負戴行支徑中。褰裳局步。若有礙其前者。耕者曰。何為乃爾。曰。水深路滑。沮洳滿徑。急欲前進而不可。耕者笑曰。平地無水。安得有是言。兩客悟。謝曰。眼花昏妄。賴君指迷也。欣然直前。皆不留礙。徑至巫門。自稱建州某官人。頃為祟所撓。得法師救護。今遣我齎新茶來致謝。家人喜。引之入。勞苦慰藉。始以告巫。巫問何在。曰。已入矣。大驚曰。常戒汝云何。今無及矣。使出詢其人。無所見。巫知必死。正付囑後事。忽如人擊其背。即踣於地。涎凝喉中。頃之死。李德遠說。

上猶道人

鄉人董璞。宣和四年。為南安軍上猶丞。有道人從嶺外來。長六尺餘。雲將自此朝南嶽。且言有戲術。董為置酒召客。而使至前陳其伎。獨攜無底竹畚一枚。泥滿其中。庭下觀者數百。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。人人詢之。欲得作何物。或果實。或肴饌。或飴蜜。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。皆以其意言。道人仰空吸氣。呵入人口中。各隨所須而變。戒令勿嚼勿咽。可再易他物。於是方為肉者能成果。為果者能成肉。千變萬化。無有窮極。而一丸泥自若也。董氏子弟或不信。遣鄉僕胡滿出。戒之曰。汝亦說一物。正使誠然。姑應曰不是。試觀其何以處。僕含泥呼曰。欲櫻桃。道人呵問之。曰。非也。再三問皆然。笑曰。汝欲戲我耶。吾將苦汝。又呵氣入之。則為大蒜。辛臭達於外。僕猶執為未然。道人遍告眾曰。此人見侮已甚。當令諸君皆聞之。指其口曰。大糞出。應聲間穢氣充塞。徹於庭上。僕急吐出。取水濯漱。良久尚有餘臭。觀者大笑。益敬之。道人亦求去。與之錢不受。獨索酒。飲數升遂去。竟不知為何許人何姓氏也。董外孫洪應賢。邦直從在官下。親睹其異。應賢說。

諸般染鋪

王錫文在京師。見一人推小車。車上有甕。其外為花門。立小榜曰諸般染鋪。架上掛雜色繒十數條。人窺其甕。但貯濁汁門許。或授以尺絹。曰欲染青。受而投之。少頃取出。則成青絹矣。又以尺紗欲染茜。亦投於中。及取出。成茜紗矣。他或黃或赤或黑或白。以丹為碧。以紫為絳。從所求索。應之如響。而門水未嘗竭。視所染色。皆明潔精好。如練肆經日所為者。竟無人能測其何術。

趙善廣

趙敦本不韋。紹興二十九年。為臨安通判。其子善廣在侍傍。夢人持符追之。曰。府主喚。廣辭不肯行。曰。吾父與府公共事。吾知子弟職耳。何為喚我。持符者猝之以行。廣問當以何服見。曰。具公裳可也。既至公府。庭下侍衛峻整。威容凜凜可畏。主者據案怒色曰。趙善佐。汝前生何以敢殺孕婦。廣拜而對曰。某名善廣。非佐也。主者顧追吏曰。此豈小事而誤追人邪。命猝送獄。而釋廣。廣還到家。但見眼界正黑。不能得其身。自念平生誦法華經。今不見何邪。忽覺所誦經在手。光燄煥然。已身乃臥床上。投以入。遂寤。家人蓋不覺也。後七年為饒州司戶。乃卒。

宣城冤夢

李南金。客於宣州。與一倡善。紹興十八年。秦棟為郡守。合樂會客。李微服窺之。以手招所善倡與語。秦適望見大怒。械送於獄。將案致其罪。同獄有重囚四人。坐劫富民財拘係。吏受民賄。欲納諸大辟。鍛鍊彌月。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。南金素善訟。為吏畫策。命取具案及條令。反覆尋索。且代吏作問目。以次推訊。四囚不得有所言。獄具。皆杖死。吏果得厚賂。即為南金作道地引贖出。後二年。南金歸樂平。與其叔師尹。往德興。謁經界官王昺。宿於香屯客邸。夜中驚魘。叔呼之不應。撼之數十。但喉中介介作聲。叔走出喚鄰人。並力叫呼。良久乃醒。起坐謂叔曰。惡事真不可作。曩者救急為之。今不敢有隱。始盡說前事。雲。適夢身在宣城。逢四人於路。挽衣見苦曰。汝無狀。用計殺我。我本不負汝命。今當相償死。便取大鐵盆覆我。故不能出聲。非叔見救。真以魘死矣。又十年。竟遇蛇妖以卒。洪紱說。

馬妾冤

蜀婦人常氏者。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。與嬖妾馬氏。以妒寵相嫉。乘楚生。楚生仕至縣令死。常氏更嫁鄱陽程選。幹道二年二月。就尊三日。而子不下。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。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咒治。且飲以法水。遂生一女。即不育而妾怪愈甚。常氏日夜呼疊。告其天曰。鬼以其死時杖我。我不勝痛。語之曰。我本不殺汝。乃某婢用杖過當。誤盡汝命耳。鬼曰。皆出主母意。尚何言。程又呼道士。道士敕神將追捕之。鬼謂神將吾負至冤以死。法師雖尊。奈我理直何。旁人皆見常氏在床。與人辨析良苦。道士念終不可致法。乃開以善言。許多誦經咒為冥助。鬼領首即捨去。越五日復出。曰。經咒之力。但能資我受生。而殺人償命。固不可免。常氏曰。如是吾必死。雖悔之。無可奈何。然此妾亡時。有釵珥衣服。其直百千。今當悉酬之。免為他生之禍。呼問之曰。汝欲銅錢耶。紙錢邪。笑曰。我鬼非人。安用銅錢。乃買寓錢百束。祝焚之。煙絕而常氏殂。時三月六日也。

水門

樂平縣何衝裡。皆程氏所居。其北有田一塢數十百頃。紹興十四年夏五月。積雨方霽。日正中無雲。田水如為物所卷。悉聚為一。直西行至杉木墩而止。其高三四丈。初無堤防。了不泛決。裡南程伯高家。相去可三百步。井水忽溢起。亦高數丈。禾矯如長虹。震響如霹靂。北行穿程聰家牆。又毀樓西北角而過。村民遙望有物。兩角似羊。踴躍其中。與青衣童數人。徑赴墩側。田水趨迎之相扞鬥。且前且卻。凡十刻乃解。北水各散歸田。與未鬥時不少減。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。是日滿村洶洶。疑有水災。既而無他事。伯高者。本以富雄其裡。自是浸衰。未幾遂死。今田疇皆為他人有。而聰亦與弟訟分財。數年始定。然則非吉祥也。

京師酒肆

廉布宣仲孫悅尚之。在太學。遇元夕。與同舍生三人。告假出遊。窮觀極覽。眼飽足倦。然心中拳拳。未嘗不在婦人也。夜四鼓。街上行人寥落。獨見一騎來。騶導數輩。近而覘之。美好女子也。遂隨以行。欲跡其所向。俄至曲巷酒肆。下馬入。買酒獨酌。時時與導者笑語。三子者。亦入相對。據案索酒。情不能自制。遙呼婦人曰。欲相伴坐如何。即應曰。可。皆欣然趨就之。且推尚之與接膝。意為名倡也。婦人以巾蒙首。不盡睹其貌。客戲發之。乃一大面惡鬼。殊可驚怖。合聲大呼曰。有鬼。酒家奴出視。則寂無一物。嗤其妄。具以所遇告。奴曰。但見三秀才入肆。安得有此。三子戰慄通昔。至曉乃敢歸。

桂真官

會稽人桂百祥。能役使六甲六丁。以持正法著名。稱為真官。先是吳松江長橋下。每潮來多損舟船。相傳云龍性惡所致。縣人共雇一僮。齎牒請於桂。桂曰。若用我法。當具章上奏。則此龍必死。事體至大。吾所不忍。姑為其易者。乃判狀授僮。戒曰。汝歸持往尋常覆舟處。語之曰。桂真官問江龍何為輒害人。宜速改過自新。脫或再犯。當飛章上天。捕治行法矣。此人持歸報父老。別募一漁者。使伺潮將至。從第四橋出白之。漁者迎投判牒。具告桂語。瞬息間。潮頭正及其處。即滔滔而返。自是不復為害。二事趙公懋元功說。

## 大孤山龍

陳晦叔輝為江西漕，出按部，舟行過吳城廟下，登岸謁禮不敬，至晚有風濤之變，雙桅皆折，百計救護，僅能達岸，明日發南康，舩人白當以豬賽廟，晦叔曰：觀昨日如此，敢愛一豕乎，使如其請以祀，而心殊不平，舩才離岸，則風引之回，開闔四五，自旦至日中乃能行，又明日抵大孤山，舩人復有請，晦叔怒曰：連日食吾豬，龍亦合飽，鼓棹北行不顧，才數里，天地鬥暗，雷電風雨總至，對面不辨色，白波連空，巨龍出水上，高與檣齊，其大塞江，口吐猛火，赫然照人，百靈秘怪，奇形異狀，環繞前後，不可勝數，舟中人知命在頃刻，各以衣帶相纏結，冀溺死後，屍易尋覓，殿前司揀兵將官牛信，從吏在別舩，最懼俯伏板上，見一人白髮不巾，當頂櫛小髻，謂曰無恐，不乾汝事，晦叔具衣冠拜伏請罪，多以佛經許之，龍稍稍相遠，遂沒不見，暝色亦開，篙工怖定再理楫，覺其處非是，蓋逆流而上，在大孤之南四十里矣，初未嘗覺也，南昌宰馮羲叔說。

## 皇甫自牧

皇甫自牧，罷融州通判赴調，由長沙泛江，六月劇暑，自牧在舟中，與同行者皆袒裋不冠履，以象戲遣日，忽博局傾側，以為適然，對弈不輟，舟師之妻大呼曰：急焚香，龍入舩矣，驚顧見一物繳繞，超出水面，正當馬門壓焉，舟低七八尺，腥涎流液滿中，鱗大如盆，其光可鑿，自牧惶遽穿靴著衣，百拜禱請，舟且平沉，龍忽躍入水，其響如崩屋聲，激巨浪數四而波平，舟已遠矣，自牧至梧州守而卒，王更叟說，其姻家也。

## 程師回

燕人程師回，既歸國，為江西大將，紹興十二年，朝廷遣還北方，舟行過大孤山下，舟人白凡舟過此者，不得作樂及煎油，或犯之，菩薩必怒，師回曰：菩薩為誰，不肯言，逼之再三，乃以龍告，師回嘻笑曰：是何敢然，龍居水中，吾不能制其所為，吾在舟中，龍安能制我，命其徒擊鼓吹笛奏蕃樂，燒油炸魚，香達於外，自取胡床坐舩背，陳弓矢劍戟其旁，舟人皆相顧拊膺長歎曰：吾曹為此胡所累，命盡今日矣，奈何，時天氣清明，風忽暴起，暄霧四合，震霆一聲，有物在煙波間，兩目如金盤，相去僅數十步，睨舩欲進，威容甚猛，師回曰：所謂菩薩者乃爾邪，引弓射之，正中一目，其物卻退，睚眦入水中，未幾風浪亦息，安流而去，人皆服其勇，江行人相傳以烹油為戒，雲蛟螭之屬，聞油香則出，多騰入舟，舟必覆，或至於穿決堤岸乃去，師回所射，蓋是物也。

## 徐偃病忘